

印章要論

篆刻十三畧

印章考

敦好堂論印

說篆

印辨

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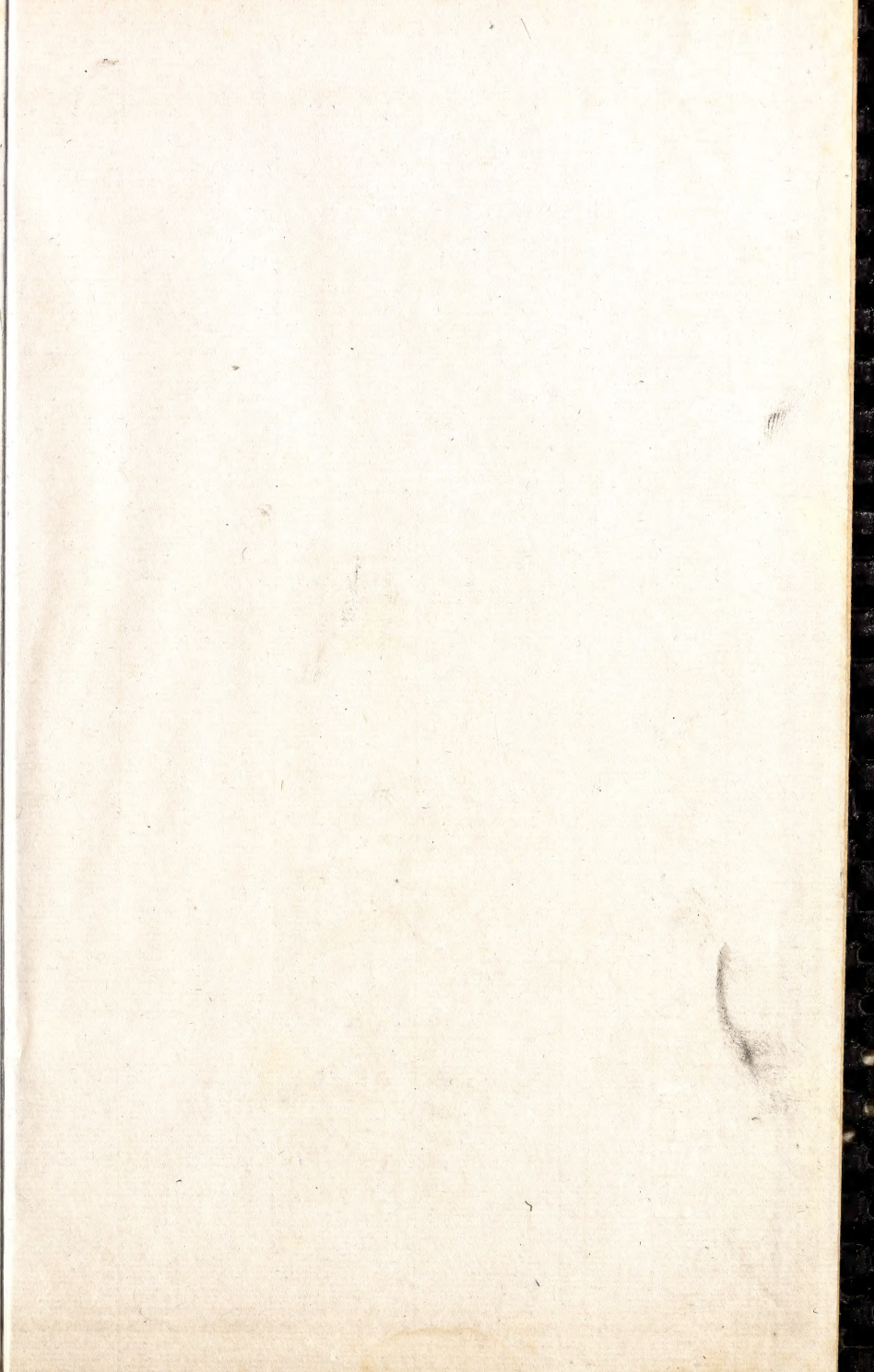
印箋說

六書緣起

篆學叢書

內分三十二種
上海文瑞樓印行

四前



戊午孟夏

印
章
要
論

楊永年書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20

HGT. _____

LENG. _____

上海棋盤街
文瑞樓印行

印章要論

新安朱簡修能著

印始於商周。盛於漢。沿於晉。濫觴於六朝。廢弛於唐宋。元復變體。亦詞曲之於詩。似詩而非詩矣。

印譜自宣和始。其後王順伯。顏叔夏。晁克一。姜夔。趙子昂。吾子行。楊宗道。王子升。葉景修。錢舜舉。吳思孟。沈潤卿。郎叔寶。朱伯盛。為譜者十數家。譜而譜之。不無遺珠存礫。以魯為魚者矣。今上海顧氏以其家所藏銅玉印。暨嘉禾項氏所藏不下四千方。歛人王延年為鑑定。出宋元十之二。而以王順伯。沈潤卿等譜合之木刻。為集古印叢。裒集之功可謂博矣。然而玉石並陳。真贋不分。豈足為印家董狐耶。石鼓文是古今第一篆法。次則嶧山碑。詛楚文。商周秦漢款識碑帖。印章等字。刻諸金石者。庶幾古法猶存。須訪舊本觀之。其他傳寫諸

書及近人翻刻新本全失古法不足信也

商周款識內有形象假借等字與今意義不同不深攷據不可妄用
大禹衡嶽碑比干銅槃銘滕公墓銘延陵季子碑碧落碑夢英十八
體皆謬妄之書不可法

許氏說文為習篆要書然字畫全非漢法元刻頗佳今之說文韻譜
又出近代翻本內有新增俗字與漢意義已自舛悖說文而下書皆
後人鑿說不可為據

洪武正韻正沈韻之失許氏說文正漢字之失然正韻不用於唐詩
說文不用於漢印其理一也

泉志載歷代錢幣之文可考文字之變

楊用修曰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序云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
者縮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申其畫此正為病處今作印字

亦犯此病。惜不令用修一砭之耳。

吾子行曰：崔子玉寫張平子碑，多用隸法，不合說文，卻可入印。全是漢人篆法故也。別有一本乃隸書。

王弼州先生曰：夏承碑有四分之篆，皇象天發神讖碑有五分之篆。此即所謂八分書法。

吾子行曰：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與隸相通。二語得之矣。有益之多，則減少則增。已開繆篆之門，而曰上字之尾，如作下字之頭，右字之左，如作左字之右，是何說也。

又曰：文有空處，縣之最佳，不可妄意中開，或屈曲，務要填滿。

字有難措手，不屈曲填滿，不能藏拙。一染此習，則流為繆篆。與今字印直五十步之間耳。予故曰：習印當如鍾元常學書。張南本畫火須出人頭地。若畫虎類狗，固自下來而刻鵠者，亦是庸夫之見。

又曰表字只用二字為正。近人或併姓氏於上。若作某甫。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卻不可入印。按古人字印必有姓。今不用姓亦簡省之法。或可從俗。而氏字在宋元方有。亦非漢晉六朝法也。

又曰款識字不可作印。三代時卻又有印。又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并碑蓋等字為最。又曰唐用朱文古法盡廢。又曰朱文印或用雜體篆。按三代未嘗無印。朱文不始於唐。漢器豈非款識雜體。何施朱文。此余所不解者。

周公謹曰作者苦心。正須識者珍重。若不珍重。作亦徒然。不如不作。故不刻者有十。篆不配不刻。器不利不刻。興不到不刻。力不餘不刻。遇俗子不刻。不是識者不刻。強之不刻。求之不專不刻。取義不佳不刻。非明窗淨几不刻。有不刻而後刻之。則無有不精者矣。余亦曰識者珍重。亦須作者精詣。若不精詣。則不可作。故不可刻者四。不通文。

義不可刻。不精篆學。不可刻。筆不信心。不可刻。刀不信筆。不可刻。有不可刻而刻之。則無有不謬者矣。

又曰。一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

沈從先曰。漢晉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藉二人臨摹。非真手蹟。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具在真足。襲藏者也。

又曰。竒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做作。今人不怪。不謂之竒。不忸怩。不謂之委曲。不做作。不謂之古拙。學無淵原耳。

又曰。馮虎王象之類。以形作字。惡甚。按古人多用象形。鳥獸龍虎人物之類。作印正如今之花押。元無道理。不過防奸偽設耳。豈知其為王象馮虎邪。存而不論可也。

楊長倩曰。立志不虛。則見聞必寡。賞鑒不博。則杜撰必多。縱能獨創。

一家終墮野狐。下乘是以有志之士。秦璽漢章。不徒見其文。如見其人。或成有疾徐。或興有濃淡。雖破壞刓缺。必洞見其血脉。而後已。蟲魚鳥獸之文。不經師授。八體六書之辯。精入絲毫。少有偽謬遺譏。識者自當窮究偏旁。博縱形象。既曉篆法。後論運刀。

執刀須拔山扛鼎之力。運刀若風雲雷電之神。

秦漢若出宋元。亦為杜撰。蓋字未見秦漢以上碑帖印章款識者。定是有故。當細推求古篆。若無求之漢隸。漢隸再無則不可作。如以閭以奩作庵。以鬲作窩之類。皆後人牽強鑿說。

先秦以上印。全有字法。故漢晉莫及。然漢晉雖以章奪字。而字尚完。其增損不成字樣者。近代印也不可為法。趙凡夫曰。今人不曾寫篆字。如何有好印。

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識等字。是作詩人不曾見詩。經楚詞求其高古。

可得乎哉

以商周字法入漢印晉章如以漢魏詩句入唐律雖不妨取裁亦要
渾融無跡以唐元篆法入漢晉印章如以詞曲句字入選詩決不可也
摹古印如擬古詩形似易而神理難以臆為古與以拙為巧淺為朴
殘破其刀法而色取於古人此何異優孟衣冠而壽陵餘子之步也
李陽冰云摹印有四功倖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墨之外得微妙
法謂之奇藝精於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
雖為印說卻是套語又篆法云點不變謂之布棋畫不變謂之布算
方不變謂之蚪圈不變謂之環此却是印中實用語

張懷瓘云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節角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
如人露筋骨乃病也

古書法云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

藏肉字中有筆筆中無鋒。放意則荒，取妍則拙。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求生動。小心布置，大膽落筆。草書尤忌積薪束葦之狀。

臨仿古帖，毫髮精研，隨手變化，得魚忘筌。以上皆古人書法，通用於印，則思過半矣。

鄭子經云：偶寫一字不成，須於眾碑中求之，不可輕易率然而就。印字古人雖有增減假借之義，而今用之，必要合法。

陳眉公先生秘笈云：碑冰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仿刻文剝剝之處，僅成字形，以為古意。范石湖此語為漢隸也。不知今學古印者，皆此類古文亦然。

得古人印法，在博古印。失古人心法，在效古印。何者？古印迄今時代浸遠，筆意刀法剝磨滅已失。古人精神心畫矣，善臨摹者自當求之驪黃之外。余故曰：出土剝銅印如樂府鏡歌，若字句模擬，則醜。

矣。又如斷圭殘璧，自有可寶處。

印先字字先章，章則具意，字則具筆。刀法者，所以傳筆法者也。刀筆渾融，無跡可尋，神品也。有筆無刀，妙品也。有刀無筆，能品也。刀筆之外，而有別趣者，逸品也。有刀鋒而似鋸牙癰股者，外道也。無刀鋒而似鐵線墨猪者，庸工也。

吾所謂章法者，如詩之有漢有魏，有六朝有三唐，各具篇章，不得混亂。非字畫盤屈，以長配短，以曲對彎之章也。吾所謂刀法者，如筆之有起有伏，有轉折有緩急，各完筆意，不得孟浪非雕鏤刻畫以鈍為古，以碎為奇之刀也。

學無淵原，偏旁湊合，篆病也。不知執筆，字畫描寫，筆病也。轉折峭露，輕重失宜，刀病也。專工乏趣，放浪脫形，章病也。心手相乖，因便苟完，意病也。

印有白文有朱文有口有邊有格有朱白相半有三朱一白各有體

制元非率意

文中所叙印文有朱白相間各有體制元非率意等語尚未闡出精義茲為註明之用朱白相之法係因印文中或有三字筆畫與其他各字不能調勻章法者用以融和全章之氣乃出於不得已耳故所謂各有體制元非率意也若任意美奇則有失古人設法之意旨矣

上古印有佩服者故極小漢晉官印大不過寸許私印半之今所見銅印極小而文圈勁者先秦以上印也稍大而文方簡者漢晉印也漸大而文漸柔弱者六朝以下印也大過寸餘而文或盤屈或奇詭者定是唐宋元印也

堂室印始自唐人地名散號始自宋元近又有全用古人成語者非古法也

江湖之號牽涉之語及科第世家名目入印唯科第不韻

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也正鋒緊持直送緩結轉須帶方折須帶圈無稜角無癰腫無鋸牙無燕尾刀法盡於此矣若刻文自小修大自完修破如俗所謂飛刀補刀救刀皆刀病也

印章要論終

篆刻十三略

吳郡袁三俊抱瓮述

學古

秦漢六朝古印乃後學楷模猶學書必祖鍾王學畫必宗顧陸也廣蒐博覽自有會心

結構

結構不精則筆畫散漫或密實或疏朗字體各別務使血脈貫通氣象圓轉

章法

章法須次第相尋脉絡相貫如營室廬者堂戶庭除自有位置大約於俯仰相背間望之一氣貫注便覺顧盼生姿宛轉流通也

滿

滿非必填塞字畫使無空隙字無論多少配無論方圓總以規模潤大體態安閒為要不使疎者嫌其空密者嫌其實則思過半矣如徒逐字排列即成呆板

縱橫

縱橫專論刀法用大指與食指撮定刀幹中指輔於上無名指小指抵在刀後中正其鋒運以腕力若風颿陣馬所向無前神致當自生也

蒼

蒼兼古秀而言譬如百尺喬松必古茂青葱鬱然秀拔斷非荒榛斷梗滿目蒼涼之謂故篆刻不拘麤細模糊隱見剝蝕俱尚古秀不可作荒涼穢態

光

光郎潤澤之意整齊者固無論矣亦有鋒芒畢露而腠理自是光潤

否則似物迷霧中不足觀也。倘運腕無力，僅事修飾，必犯油滑之病，又非所宜。

沈著

沈著者，不輕浮，不薄弱，不纖巧，樸實渾穆，端凝持重，是其要題也。文之雄深雅健，詩之遒鍊頓挫，字之古勁端楷，皆沈著為之。圖章至此，方得精神。

停勻

人身豐瘠不齊，而有肉有骨，則一也。圖章亦在骨肉停勻，骨立者未免單薄，而擁腫膨脹，又鄰於俗。且有骨無肉，若韓幹畫馬，其不貽凋喪之譏者，幾希。

靈動

靈動不專在流走縱極端，方亦必有錯綜變化之神，行乎其間，方能

化板為活

寫意

寫意若畫家作畫皴法烘法白染法體數甚多要皆隨意而施不以刻劃為工圖章亦然苟作意為之恐增匠氣

天趣

天趣在丰神跌宕姿致鮮舉有不期然而然之妙遠山眉梅花粧俱是天成豈俗脂頑粉所能點染

雅

黃魯直云惟俗不可醫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駟僮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惟胸饒卷軸遺外勢利行墨間自然爾雅第恐賞音者希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也

篆刻十三畧

印章考

桐山方以智密之輯

秦以前印璽通名。漢以來章與印亦分矣。○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始作璽。歐陽作五代史曰：玉璽傳授，邃古無聞，則直不信耳。鄭注璽節：今之印章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秦以來，天子始獨以璽，獨以玉。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列侯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至二百石皆銅印，鼻紐，文曰「印」。建武諸侯王皆金印，陳制金章，或龜紐，豹紐，銀章，或龜紐，熊紐，羆紐，羔紐，鹿紐，銀印，或珪紐，兔紐，銅印。率環紐。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方正，王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誥，尚書書有印，可考其說。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

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謬曰文印皆用漢篆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李泌有端居室白文玉印三字屋扁唐印有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左右二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李陽冰曰摹古之法有四曰神曰奇曰工曰巧趙彥衛云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倉敷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為白字者通典云北齊有木印惟以印籍縫今齧合縫條印蓋原于此秦有八體書三曰刻符即古所謂謬篆五曰摹印蕭子郎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謂符者竹木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宣和譜四卷楊克一圖書譜一卷又各集古

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二卷姜夔集古印譜一卷吾
衍古印文二卷趙孟頫印史二卷今日去古愈遠而印章必篆方填
之法必本秦漢世多以篆入楷吾所不安而刻印倣古則雖奇無礙
也真能好古者以意為之亦有繆篆古意不然者雖倣古亦時人耳
豈故作爛碎漫滅遂為秦漢邪顧元方魏子一嘗作厚邊細篆朱文
曰倣秦未識印吾衍云漢晉印白文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而秦反先
作朱文乎或後人以朱倣白而相傳承之張舜民言唐印文絲髮今
如筋八龍雲篆玉籀藥書皆道家之書也路史所謂靈書玉券聖紀
所謂金壺墨汁猶之河圖所謂綠圖黃章也○道門大論有三元五
德八會成飛天之書紫微夫人說八龍雲篆是根宗所起曰玉籀曰
琅蚪瓊文曰琅簡藥書曰福連之書曰白銀之編皆無始之文也此
等俱後人所造藥从草又从木複矣路史有靈書八會三洞蒼元經

玉券十華言三皇之印也。聖紀云：浮提國善書二人出金壺墨汁，老君以寫道經。河圖云：黃帝夢兩龍挺白圖，齋往視之，天老跪而授之，名曰錄圖。一作綠圖，舜以太尉即位，黃龍五彩負圖以白玉為檢，黃金為繩，紫芝為泥，章曰：天黃符璽。又曰：龜負赤甲青文，宛委書言赤文綠字。杜撰何問，然賦頌家用之。

宋段義元、楊桓所上之傳國璽，非秦璽也。永和復歸江左者，晉璽也。自兩燕傳六朝，隋謂之神璽者，慕容璽也。劉裕得之關中者，姚秦璽也。女貞所獲者，石晉璽也。則宏治熊翀所上者，可知矣。○升菴云：元朝至元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或祕丞楊桓，辨其為傳國璽上之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于後唐，又唐主存勳謀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必有一贗。

矣。是以今日既曰與潞王從珂同焚於洛陽之真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為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於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為宋理宗獻。若果贗而酷肖。則徽宗正銜名受欺者。又何疑其檢無螭角無缺卻之不用。而別制定命璽乎。即贗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彧楊桓。又何得之寡婦而獻之。余意桓著六書統。必私刻之。謀于崔彧。而托為之。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為此眩曜耳。按通典云。秦得藍田白玉為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孫堅見甄官井上光浚。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又按北齊制傳國璽。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書注。衛恆曰。秦璽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十國紀年。晉開運末。北軍侵境。少帝重貴遣其延煦獻傳國璽於遼主。訝其非真。宋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陽民段義劖地得玉璽。蔡京及講議官十

三員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元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夫京輩何憚於欺人乎。困學紀聞。周恭叔跋秦璽文。嗚呼斯乎。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實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右者。晉璽也。太原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貞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宏治十三年。熊尚書紳為副都御史。節鎮陝西八邊。見寶氣。公命掘之。得古玉璽一顆。文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納之天啟時。亦出玉璽。此亦河圖之天黃符璽也。善哉。山東太學生周敬心之疏乎。守位曰。仁仁乃寶耳。天子

豈畏白版之目哉。至郭海嶽贊歎蒙古用掘起之篆則可哀矣。印數曰秦小璽。疾除永泰休萬壽。宜螭鈕。國子博士文承壽曰。九字成文。制作精妙。其書乃李斯小篆。舊藏沈石田處。既歸陸昇平。後為袁尚之所得。今在顧光祿處。遭火變黑色矣。此小璽之真偽不可知。而又云。秦得楚卞和璧。命篆玉人孫壽刻之。即傳國璽。則不問而知其妄矣。東觀記載馬援上光武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波犬文。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後千餘年。嵯峨山中得古印十餘。塗金駝鈕。文如援書。此與秦小璽皆一類。宋曾三異同話錄王莽遣將率易單于印。曰漢賜單于璽。武后改璽為寶。

填篆方填書也。○書史曰。填篆者。周之媒氏以仲春之月。判會男女。

則以此書表信往來及魏明帝使京兆韋仲將點定芳林苑中樓觀王廙王隱皆云字閒滿密故云填篆亦曰方填書今用九疊文乃時制也其他圖書用小篆而改體向方謂之滿白皆其遺法

半通半章也○楊子法言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綸之綬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即半通也

銀黃謂先銀印而後金也銀艾謂銀印艾綬也○陳鉅昌曰前漢書黃金印銀綬是謂銀黃此非也綬無言銀者按楊僕傳懷銀黃垂三鉤夸鄉里蓋有銀印又有黃金印也張真曰吾十腰銀艾銀即印艾即綬亦非定指綠綬也漢印小多佩之如朱買臣見會稽太守章是也此後稱金紫銀青則腰帶魚袋之類

古以泥封檢而印之曰斗檢封○周禮司市注璽節章如今斗檢封

矣疏曰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說文檢書署也徐曰書函之蓋也三刻其上繩緘之然後填泥題書而印之漢書金泥玉檢後漢公孫瓚傳皂囊施檢後用紙作黏黏而印之殊為省事

封函用泥後以為印色○輿地志漢封詔璽用武都紫泥續漢書金泥水銀和金為泥也東都記曰鄧訓好用黎陽青泥據徐鉉曰填以泥題書而印之後緣此以印調色封之亦曰泥晉為詔以青紙紫泥即印色也今部堂用紫粉印實則用硃

印章考終

敦好堂論印

古邳吳先聲實存著

印章小技實本性情。余少有此癖。苦無師承。小兒塗鴉。不辨美惡。久之得閱世傳印譜。即學印譜。得閱何氏印史。即學印史。隨人脚跟。初無定識。家貧蓄書不多。不見古人。不知精意所存也。既而得閱原板。顧氏芸閣譜。心摹手追。積有數年。向所稱得意者。又棄去矣。鬱洲倪六通先生。好古多聞。饒精賞鑒。見余諸作。每擊節謂其能學古人。今乃益知堅所從信。覺平時講習。都無是處。此冊雖畧闢藩籬。至欲窺古人堂奧。實愧未能也。

印之宗漢也。如詩之宗唐。字之宗晉。學漢印者。須得其精意所在。取其神。不必肖其貌。如周昉之寫真。子昂之臨帖。斯為善學古人者矣。

古人作印不求工。綴自然成文。疏密巧拙。大段都可觀覽。今人自作聰明。私意配搭。補綴增減。屈曲盤旋。盡失漢人真朴之意。

章法者。言其成章也。一印之內。少或一二字。多至十數字。體態既殊。形神各別。要必渾然天成。有遇圓成。璧遇方成。珪之妙。無齟齬而不合。無艱礙而未安。斯為縈拂有情。但不可過為穿鑿。致傷于巧。

古印原無多種。有玉印有銅印。有鑿有鑄。有翻沙有撿蠟。要皆用摹印篆體。平方正直。如端人佩玉。可親而不可犯。唐用朱文。古法漸廢。今人更妄立柳葉鐵線爛銅。急就等名。更以中壯末銳。轉折為蜂腰鶴膝。自以為刀法。有識者見之。欲嘔矣。

運刀之妙。宜心手相應。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疏密。畫有曲直。當審去住。浮沉。宛轉疾徐。如大則鼓力宜重。小則措刀宜輕。疏貴有密。理密貴有疏。致曲則流連而有筋脉。直則健拔而有精神。勿泥死板。

勿涉軟俗力與意兩盡則刀法之能事畢矣今人更立飛刀舞刀送刀迎刀種種名色不知漢人曾作此等伎倆殊可笑也學古編曰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說文救其失也今作印不原本許氏是不識字也學漢印而單學其錯字是東施之學西施也

余聞之師曰理道之學宋人多勝漢人象數之學漢人必勝後人以其去古未遠也六書象數之學也許氏漢人論多不戾於古自正譌諸書出多雌黃許氏學者宗之論則佳矣吾不知其何所據也

許氏不可遽然古人論字多有增省假借之法彼原有意為之非偶誤也如古有左司馬印馬作𠂔彼非不知馬字也又如公孫宏印宏字作𠂔彼非不知從弓也又如安字女傍每多一直大夫字以二代夫此類甚多要皆別有天趣不得譏其錯誤今誠取其有思想者用之何妨予妙非背說文正善學說文也然漢印中字有可用者有斷

斷不可用者。總之有道理則古人為我用。無道理則我為古人用。狗俗則陋。泥古則拘。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故者。不足以語此也。

李斯小篆。唐宋朱文多用之。若作白文。則太流動。

鍾鼎古文。皆周秦款識。原不施之印。後人每取用之。今作朱文。亦復不免。但須得體。不可雜湊。狐裘續羔。緇衣補緇。則獻笑大方。良復不淺。

學古編曰。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今印譜白文多有空者。其故有二。大抵玉易碎。鐫者不得不就中。顧氏本屬木板。勢難逼邊。余所見古銅印。無不逼邊者。乃信吾子行之言為當。

朱文須清雅。而有筆意。不可太粗。不可盤曲。致類唐篆。不可逼邊。亦有四傍出筆粘邊者。則邊宜細於文。不粘邊者。文宜瘳于邊。粘邊朱文。建業文房之說也。粗邊朱文。近日之習尚也。不必相非。各存其體。

可耳。

白文轉折處須有意思。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天然生趣巧者得之。起刀住刀當亦然。

白文任刀自行。不可求美觀。須時露顏平原折釵股屋漏痕之意。然此語難會。須得之自然。立意為之。恐傷軟弱。非匠石不知其巧。

漢白文印有一筆二筆入妙者。用之得當。則通章生色。於戲難為俗人言也。

作者苦心正須識者鑒賞。今時譚行世倍多於舊。世人貴耳賤目。向聲背實。低昂誰分。雌雄孰辨耶。然名下無虛事。久論定。元自吾子行。趙文敏力追古法。有明則文壽承。何長卿繼之。皆有功於古人。嗣後作者疊出。多以文何為宗。然時尚不同。以方秦漢。譬則唐律之與三百篇矣。近代作者。惟程穆倩。胡省游為最。省游名不逮穆倩。而朴老

過之程以文勝。胡以質勝。程有意于奇。胡無心於巧。其優其劣。辨在
幾微。他如十竹齋。巧過於法。雅俗共賞。欲追先民。寧為彼勿為此也。
於戲。知音者稀。真賞殆絕。每與吾友王子帶存私議如此。恐外論殊
不爾也。敢並以質之大方。丁卯嘉平月。古郢孟亭吳先聲實存識。

說篆

如皋許容寔夫著

太古結繩而治。緣繩不勝結。而刻竹木以為契。契不勝紀。而托之筆墨。以為書。書制有六。以象形為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不可諧。而又有轉注假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六書設而文字之道備矣。

歷代所祖。則倉頡之古文。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隸書。

又曰

佐書王次仲之八分。

又曰漢隸

鍾繇王羲之變體為今隸。推秦為古隸。其後

變益新巧。為楷灋。史游損隸。規矩存字梗概。本草創而各草。謂之章

草。劉德昇以真幾於拘。草流於放。介兩者之間。而為書。謂之行書。蔡

伯喈之飛白。張白英正書。皆不暇致詳。而作。漢人遂以各家。崔瑗杜

度鍾繇張芝飛颺俊逸。其圓轉得於篆籀。大抵高文典冊。則宜篆籀。

著之金石至常行簡牘則一草隸足矣。

欲法諸書先求執筆執筆為法書之關鍵也曰虛圓緊正令其圓轉勿使拘攣當虛腕懸筆只須兩指夾卻伸中指在下襯之點畫波撇皆進一身之力而送之故古人書無渴筆因力在腕中不盡用筆力必須筆忘手手忘心心忘法法出於自然以盡字之真態妙合天趣則方圓平直無不如意矣褚河南曰用筆如印泥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之草書是變體者皆博雅之士所宜究心也。

唐太宗言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元妙心不正字則欹邪氣不和書必顛撲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正則平允若茲則技與道豈有二哉。

夫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八分則兼有之杜甫嘗稱八分小

篆故知八分猶雜篆體。漢孔安國以隸寫籀謂之古隸。古隸出於篆。今隸依乎真。今多有取隸灋而作真者。分隸之波折。真書變而為曲。直分隸之起伏。真書變而為擊拂。鄭樵謂篆通隸。僻篆巧隸拙。真書則尤其流之愈深也。草書者起於外國。天下有事急就為之。或起草他簡。又劉有定論書灋云。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直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古人皆用直筆。後王次仲造八分。始有側灋。執筆之灋既明。然後可以刻印。

夫刻印之遺有文法。章法。筆法。刀法。文須考訂一體。不可秦篆雜漢唐。如各朝之印。當宗各朝之體。不可溷雜其文。改更其篆。若他文雜廁。即不成文。異筆雜廁。即不成字。章法者。布置成文。務準古印。一字有一字之章法。全章有全章之章法。如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之大

小。畫之稀密。那讓取巧。當本乎正。使相依顧而有情。一氣貫串而不

悖每作一章必屬意構思觀印之大小先白文以漢文為主朱文以小篆為主朱文不可逼邊白文當逼邊朱文不可太粗粗則俗不可多曲疊多則板而無神若以此刻白文則太流動不古朴矣凡豎宜細畫宜粗勾連處宜斷交搭處宜白圈周合須起刀過筆忌牽連不宜深細深則文不自然細則體多嬌媚縱極工巧不入賞鑒惟淺顯典三字刻印之妙訣也

增減之法當有所本不碍字文不失篆體庶見者不訾為異那移之法有意無意自然而然必令字字分明人人易識

凡作一印先將印文配合章灋毫髮無憾寫過數十方擇而用之自然血脈流通舒展自如至筆法有輕重有屈伸有俯仰有粗細有疏密此數者各得其宜毋涉於俗則得矣然筆法之害有三間見不博筆無淵源一害也邊傍點畫湊成一字二害也其文已不雜章法筆

法皆已全美然後用刀。

夫用刀有十三法。正入正刀法。

以中鋒入石豎刀畧直其勢雄有奇氣

單入正刀法。

以

面側入把刀畧卧雙入正刀法。

兩面側入石也卧刀勢平不可輕滑

衝刀法。

以中鋒搶上無旋刀

宜刻細

澁刀法。

欲行不行不可輕滑潦草宜用摹古

遲刀法。

徘徊審顧不可率意輕滑

留刀法。

停蓄頓挫

留後地步與澀遲二法畧異

復刀法。

一刀不到再復之也看病在何處復刀救之

輕刀法。

輕舉而不癡重非淺率之

謂埋刀法。

筆鋒藏而不露刀法著而不浮

切刀法。

直下而不轉旋急就切玉皆用此法

舞刀法。

跡外傳神熟極

生巧

平刀法。

平起其脚用刻朱文白文亦間用

以上刀法。

全在用刀之時心手相應各

得其妙。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稀密。畫有曲直。不可一槩率意。當

審去住。浮沈宛轉。高下以運。刀之利鈍。如大則腕力宜重。小則指力

宜輕。粗則宜沈。細則宜浮。曲則宛轉。而有筋脈。直則剛健。而有精神。

如一刀不到。則用復刀救之。墨意則宜兩盡。失墨而任意。雖受修飾。

如失刀法何哉。然刀法之害有六。心手相乖。有形無意。一害也。輕運

緊苦天趣不流二害也。因便就簡顛倒苟完三害也。鋒刀全無專求
工緻四害也。意骨雖具終未脫落五害也。或作或輟自成兩截六害
也。

印辨

武陵高積厚瀄夫譔

印體有大小之殊。字數有多少之別。命字有應用之異。印文有陰陽之分。皆印章之體例也。按印之為字。從爪從卩。其義則同乎信節。乃官府所持信也。故虛爵者必以金鈿其文。其度則合乎指爪指節。故約方寸為之。方寸之制。於是最古。其後大者如拳。小者如豆。而大小不拘矣。漢以土德。王土。數五。印文用五數。不足則以之。字足之。如牙門將之章。校尉之印章。軍曲侯之印是也。其後則多少不拘矣。印文姓名後繫曰印。曰印信。曰之印。曰之章。曰私印。所繫不同。又有臣某。某白。箋某白。事某啟。事某言。疏白。記完。日利。日貴等文。迨至唐宋。不但名印兼刻其字。更有別號。居士道人等稱。齋堂館閣引首等製。采及古語詩句。與夫家藏珍玩等記。而應用命字不拘矣。古之銅印多。

鑄其文陽。姓名之印多刻其文陰。玉之瑑陽也。璫則陰也。則陰陽原不拘也。其外又有方圓之不同。無邊有邊之不同。口形亞字之不同。兩畫字母六畫之不同。紐鼻形製之不同。金石牙木等材之不同。皆無關於文字。無煩研考也。世有議者曰。秦漢私印有名而無字。字且非古。泛濫於古語詩句。無庸也。漢印之文陰。唐變為陽文。欲法漢不事陽文。而後可是說也。似高而實非。秦漢印章存之譜者。若顧汝修之印。藪來顏叔之宣和印。史潘原常之印。範何不違之印。史余采之印。鼎其中所輯秦漢印章。有陰陽錯綜成一印者。或一陰一陽。或兩陰一陽。或三陰一陽。或三陽一陰。而全文皆陽者。亦見什一於千百。豈得謂盡皆陰文乎。非獨秦漢周之瑑圭。寧非陽文乎。秦之傳國璽。漢之剛卯。皆為文字語。而宣和印。史所列古璽。有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與今之印刻私語。又何異哉。唯是名字之印。所以昭信後

人私印恆不一其製殊失本意此則用印者之失而非刻手之疵也
故曰論高而實非

印辨終

趙吳興之員朱雪漁等之縣鉞倒薤等文形製雖殊要皆不替平方
正直之意未嘗雜以唐體審思其去取之意良有為也六書之學籀
篆為最古程邈變作隸史游初章草劉德昇為行書蔡邕擅飛白張
芝製草書鍾王復變而成今隸古文筆法幾乎迹熄尚賴官私印章
一綫未絕若并此不守豈信而好古者之用心耶今去古寢遠學摹
印者莫如習熟篆文精究許叔重之說文解字知其每字各有意義
博以馬伏波郭忠恕之論裁其偽體如土之非土泉之非泉之類則
其表正其源清為士君子之手筆非剗厠工人之末事然後取秦漢
印章石刻金模細為揣摩先觀其結構有疎有密有起有伏秦文以
轉漢篆以折上下左右之位方圓大小之形無不備悉次審其運筆
先後之宜起住之別上注下引左回右復有一定不易之矩焉再詳
其章法鐘鼎不得攙以籀篆秦篆不得雜以漢文隨所玩索即為倣

效而體裁所宗一以秦漢為歸。形方體正。字字脫邊而皆逼於邊。若欲備其眾格。莫如師乎雪漁。若方朱員朱切玉鐵線滿白爛銅急就柳葉縣鉞九墨墳書及文柵子麤細白文格格皆善。其佻若許氏說篆等編駁雜無稽。舉從屏絕。則源委既明。正鵠不爽。於是乎可奏技矣。至於試手之病。難於殫述。語其大要。可以意推。無徒張其形。形必神隨之。無徒飾於貌。貌必意溢之。故勁古而不可局促。舒展而不可懈弛。務必曾有成形。一刀而成。員健之筆。得此為上品。不得此為奏刀之未善。相傳刀有十三法。曰正曰單曰雙曰衝曰澀曰遲曰復曰輕。曰藏。曰切。曰舞。曰平。其外又有反刀法。即書家波磔之例也。奏刀既久。自能神而明之。非可以言喻也。余家向藏金石刻文及諸印譜。方垂髫時。偏嗜研玩。因是效為刻摹。壯年宦遊四方。未嘗怠廢。蓋三十年於茲矣。雖未能規仿古人之萬一。甘苦得失。頗親閱之用。是抒

其所見質之海內同好者。

印述終

印

述



印彖說

吳郡 徐堅 述

去古日遠事趨簡易正艸迭興籀篆若無所用矣然今作印必用籀篆者為其仍古也然則印雖小道而具復古之意若乃私心增損任意屈信鐘鼎籀篆襍然竝進欲求合於古蓋難矣昔昌黎謂讀書先識字愚以為作印必先明篆明篆即所謂識字也篆既明則斲輪削鐻自有得心應手之妙六書深微奧窔非旦夕可企不得已請以秦漢遺印為終南捷徑庶幾得所從入若舍是他求便墮外道作印之祕先章法次刀法刀法所以傳章法也而刀法更難於章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形可模神不可模譬之寫真者兩人並寫一人一則聲音笑貌呼之欲出一則由然無生趣同是五官而一肖一不肖則得其神與得其形之異也得其神則形之清濁妍媸不求其肖而自無

不肖也。然神寓乎五官之中，溢乎五官之外，不可言喻。難以力取。古人論詩文，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正謂此也。

章法如名將布陣，首尾相應，奇正相生，起伏向背，各隨字勢，錯綜離合，回互偃仰，不假造作，天然成妙。若必刪繁就簡，取巧逞妍，則必有擁腫渙散，拘牽局促之病矣。刀法難以言說，大約如書家作字，以中鋒縣擊為主，鋒正則直，擊縣則靈，擊不能縣，則鋒終不得正。所謂縣者，非但擊不著紙之謂也。要如物之縣於中，四旁無著，操縱指揮，惟心所使。蓋縣則能轉轉則靈，靈則物為我用，而不為物用。久之觸手成妙，筆無留滯，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今觀秦漢印中，壯如鼓，劍細如抽繭，端莊如搢笏，坐紳妍麗如春葩，堅韌如山岳，阿颯如風柳，直如挺戈，屈如拗鍊，絲轉折如脫刀，如折竹，密如布棋，疎如晨星，斷如虹收，聯雁度，縱如縱鷹收，如勒馬，厥狀非一，其妙莫窮者，惟一片神。

行其間以故能出於無法臻於極法今試以作書之法心模而手追之可漸入乎堂奧若專求工致或以剝落為老斷續為古過肥過瘦為樸顛倒欹仄為奇非不可觀識者終惡其鑿

說文印瑞信也从爪从卩會意爪持卩以表信也古有玉卩玉為之角卩犀角為之人卩龍卩金為之符卩竹為之又重卩旌卩璽卩者既為符又加重於上周禮注曰印即手執之卩其文正而不可印印則字反矣然則今之印即璽卩之遺意也上古之璽君臣通用秦以下始天子所御者曰璽今傳秦有大小玉璽李斯篆孫壽刻者是也漢制諸侯王曰璽列侯丞相大尉三公前後左右將軍及中二千石二千石皆曰章視其品秩或金或銀或銅為之翻沙撥蠟鎔鑄成文而能不失筆意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下及士庶通用者曰印皆銅為之鏤鑄相兼璽卩遺文斯為極盛大抵官印則書其

官藏系以綬。垂於要間。為佩服之章。私印則書其姓名而已。皆所以表信也。故大不過寸。唐則王公所佩者。易以龜魚。別作大印。施於奉牘。鄴侯李泌始有端尻室三字印。宋人始以道號入印。其後踵事增華。趨為工巧。摘詩句填塞成文。煇黻式轉合成體。終率古意不可多作。漢人有模印篆。亦曰繆篆。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疏密。極有意義。非若今人之故。為增損。故為疏密也。又皆白文。承璽卽遺意也。唐以來始有朱文。便多蟠曲。非復自然矣。宋趙子昂矯之以圓轉。去古愈遠。然一本許氏字無疑。難近代則益蕪穢。襍陳不知累累者。為何語。

作印須於興到時。明窗淨几。茶熟香清。摩沙佳石。偶然欲作。而石之位分與字之體勢。適相融洽。心逸手閒。砉然奏刀。輕重緩急。惟心所欲。此樂不讓陶靖節開卷有得時也。若遇人非識者。石非良質。無情。

促迫勉疆從事雖刻意求工而興不來赴作勞益拙矣總之漢人作印無所謂章法刀法而法自在有意無意之間今人竭力為之適成其醜即一小技而古今人不相及有如此哉

印淺說終

六書緣起

崑山孫光祖翼龍纂

黃帝史蒼頡生而神靈仰觀俯察始作書契上古無筆墨以竹沾漆書於竹簡上隆下削形如科斗今大禹岣嶁及帝咨翼輔治水碑古文之遺蹟也

秦焚先典而古文絕秦書八體首大篆而無古文而王莽居攝甄豐定六書一曰古文者蓋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而古文乃復著也秦自始皇至漢武以前止有籀文耳

周宣王太史籀作篆十五篇損益古文或同或異以其官謂之史書以其名謂之籀文李斯小篆興別之曰大篆漢建武時已亡六篇今

國學石鼓籀文之僅存者

上古以漆書。中古以石磨汁。後世始有墨。昔人以石鼓點畫圓勻。異禹碑而近斯篆。疑後人所作。或石汁所書。不知宣王之去夏已遠。故離乎科斗之形。去秦已近。故微有玉筋之意。此運會使然。其筆非籀不能作。而亦非闢石計也。

三代遺文多載於鐘鼎彝敦鬲甗盂卣壺觚爵斚豆匜盤盂之銘。及岫嶬石鼓。比干季札諸碑刻。夏商周初者古文也。宣王以後者籀文也。字畫古雅。章法參差。印文倣此。致有趣。鼎碑遺蹟及薛尚功欸識法帖鐘鼎篆韻等書。亟當搜討。

嘉靖間。我郡徐官論季札碑云。孔子之書參用倉史。故方圓不同。三代之文。僅見大禹碑石鼓文。及此刻耳。此外不多得也。

平王東遷以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奏同文字。

作蒼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立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改省籀文畫皆如著以便筆札名玉箸文即小篆也秦漢官私印章間用倉史大要以小篆為宗

蒼頡之作書也所以明天地萬物之理也如日 月 人 山 川 之字象形者隨其形勢乃無悖於自然之理

秦易古文為玉箸 日 月 山 川 人 山 川 舉六圓

斜缺之字悉從而方之象形如此會意諧聲可知矣徐官印史云古篆多圓圈圓點小篆崇尚整齊破圓作方漸失古制或曰倉史古篆多遺缺小篆多完備取其便耳官謂蒼頡篇石鼓文說文及通釋以下如六書統六書攷六書略復古編續復古編字原正譌本義聲音文字通四聲五聲諸韻彙識鐘鼎諸書嶧山碧落諸碑刻古文大小篆錯雜載焉倉史遺文亦不為少也魏太常六書精蘊及官孝經古

文集成皆按索諸書而得者安敢有一字杜撰哉太常云倉史不足擇小篆可者以補其缺此說得之矣

自古至秦止有篆書秦興役戍獄訟務繁篆苦難成下杜人程元岑邈損益大小篆造隸書三千始皇善之以其方直簡約便於隸佐急疾之用名曰隸書又曰佐書人情畏繁日趨簡易倉史之道於茲廢墜矣邈隸罕有傳者曲阜孔廟有前漢五鳳二年刻石與隸續所載建平郾縣碑後漢建武中元二年何君閣道碑永平八年路君闕碑及秦權漢量上字猶可見邈隸之意至淳化閣中刻邈天清地寧數語乃王著之誤秦漢若已有正書則漢碑四百何得祇有分書也秦與西漢篆書而外止有邈隸篆法婉曲圓密隸體初興廓落勁崛習者苦無楷模東漢建初中上谷王次仲以隸方廣少波勢因即隸而八分之每字皆如八之分則結構皆有楷法而點畫有俯仰之勢

矣。張懷瓘書斷云：八分本謂之楷書。自鍾王變體，謂正書為隸書，因別有八分之名。愚按：八分與隸大同小異。所別者，隸書方勁無波，八分發筆展舒而有波勢耳。次仲作八分書於章帝時，或以為秦之羽士與程邈同時，誤認邈隸係次仲分書，因以魏晉正書為秦之邈隸，其原由不明。隸與八分之別，故眾論糾紛。其實隸歛束而分書發揚，其間固自有厚薄華樸之殊。隸猶與篆近，而分漸遠矣。明新安何震作二十五舉以續元人吾子行之三十五舉，其第一舉曰：八分書秦羽士王次仲作，其體亦始於周佐書程邈作，謂之正隸，即今之楷書也。夫以佐書為正隸，他無所據，閣帖誤之耳。若以八分始於周，則漢碑自建初而後始有分書，建初以前即西漢且皆邈隸，何得周有分書也。

李斯工篆，鮮繼之者。建初中，曹喜作懸針書，又作垂露書，懸針題五

經篇目者是也。愚按垂露者玉筋迴鋒之頓而凝者也。懸針者玉筋出鋒之圓而直者也。二者異乎玉筋之貌。正洋溢乎玉箸之機。八分章程之體於茲而兆矣。

正書秦漢所未有。其體始於魏。謂之章程書。魏晉時凡章奏箋表傳寫記錄日用之字皆用之。鍾之宣示戎路。二王之曹娥洛神是也。骨雖本乎篆而形本乎隸。故魏晉亦謂之隸書。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秦以小篆同文。則官私印章宜用玉筋而別作摹印篆者何也。蓋玉箸圓而印章方。以圓字入方印。加以諸字團集。則其地必有疎密不勻者。邈隸形體方。與印為稱。故以玉筋之文合隸書之體。曲者以直。邪者以正。圓者以方。參差者以勻整。其文則篆而非隸。其體則隸而非篆。其點畫則篆隸相融。渾穆端凝。一朝之創制也。

何震二十五舉謂白文當倣崔子玉書張平子碑按張衡崔瑗皆建初時人摹印篆始於秦至西漢統三百年乃子玉以摹印法為平子書碑非摹印者當倣子玉書碑方匾之體也愚設篆而方匾乃摹之不得已書碑無乃子玉之作俑

徐官云子玉作篆尚匾有似隸耳實非隸也隸書結體微方一一翻篆為之既不移易位置又不減省其畫如司馬溫公魏鶴山熊與可諸公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為近古愚謂此即摹印篆徐官誤謂之隸耳然其傷隸之誤而欲本篆以正之顧藹吉作隸辨正與徐公同此苦心也

說文序云甄豐定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夫摹印者言其用繆者言其體制也繆綢繆也何為乎繆之欲其勻而滿之也如〇〇小篆也摹印〇〇則直而方之非是則上下弗勻四肩弗滿也東漢滿

白文務求勻於地。唐人復故為盤屈。以周布之。此繆之過甚者也。唐如个之𠂔。尸干之𠂔。張之𠂔。王之王。𠂔之𠂔。之類。明人更作木之𠂔。𠂔之𠂔。𠂔之𠂔。上之𠂔。甚而又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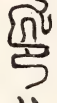
漢之繆篆即秦之摹印篆也。章法不協，則參用隸書。如疾疾除、永康、休萬壽、寧秦、小璽也。小篆宜而璽作萬而璽作漢壽亭侯印。小篆宜而印文作宣威將軍宜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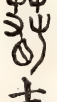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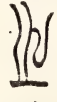

宜和善國尉宜善善善而作苦州武之印周子荆印宜州而作州勑若此之類不能遍舉避難就易非其正也求其妥適少參活法耳又有司隸校尉四字俱作隸書者故學秦漢者詳稽小篆又當博攷隸書


雲鳥
脚頭

李斯趙高用題印璽何震二十五舉誤謂

之迴鸞書

八體之中。七曰殳書。其文就小篆而鉤環之。漢唐間以作名印。或謂武臣執殳用識君命。過為盤曲。恐非誠敬之心也。

蛟篆不詳其所作之始。商有鐘銘。惟正月正春吉日。丁亥既望。至萬葉書。亦無疆用之。協相。五十二字。文極古雅。柳葉書。晉衛瓘作古兵符。及羽士印用之。明人以作閒雜印。

上方大篆。明以作印。本朝則半用清書。字必九畫。取乾元用九之意。文就小篆盤疊而形體如隸。故前人以為程邈飾李斯之法。又每字七疊者。明羽士之印用之。

NO.

520

HGT.

LENG.

六書緣起終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六書緣起

敦好堂

敦好堂

2617-312 v.1, no. 4

